

阶段式的句法推导^{*}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本文介绍阶段理论的主要构思和主张。阶段是完整的小句或有完整论元结构的动词短语, 可以诱发移位, 而且在音韵上比较独立。句法结构的推导分阶段进行。这个理论尝试解释语言的循环性, 最终希望能够探索掌管运算效率的大原则, 重新为普遍语法定位。

关键词 阶段 阶段不透性条件 循环性 最简方案 普遍语法

1 “阶段”的基本特点

近年生成语法学提出了“阶段”(phase)的概念^①, 并且应用在句法学的研究里。根据最简方案所勾画的语言机制(language faculty)的蓝图(Chomsky 2000, 2001, 2004, 2005, 2007, 2008)^②, 词库和句法是两个不同的部门。词库储存了词, 句法用来组词成句。句法从词库抽取适当的词, 并暂时存放在词项阵列(lexical array)。在词项阵列里的词按照一定的特点, 分成若干小类放在一起。句法先从小类选择词, 组成短语。穷尽了那个小类内的词后, 就暂时告一段落。然后, 再从另一个小类选择词。每个小类就是一个阶段。句子的推导过程以阶段为单位, 分阶段进行(derivation by phase)。“阶段”的基本特点如下:

语义特点方面, 阶段是一个命题, 包括完整的小句和有完整论元(argument)结构的动词短语^③。完整的小句包含了时态和语力, 在句法上显示为标句词短语(complementizer phrase, 简称 CP)。完整的论元结构拥有外部论元, 例如施事, 在句法上可以显示为轻动词短语。

句法特点方面, 作为阶段的短语, 它的中心语具有表示一致关系的特征, 可以跟别的成分构成一致关系或者拥有指派格的能力。除了这些特征外, 中心语还可以拥有所谓“边界特

* 本研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形式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重大问题分析”(编号 05JJD740184)的部分资助。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香港理工大学“句法研习小组”(2006年9月)和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学术活动月系列讲座”(2006年12月)讨论过。Chomsky提供最新的手稿并解答笔者的问题, 郑礼珊和 Legate跟笔者讨论阶段理论的问题, 萧月嫦主持“句法研习小组”并提供协助。《当代语言学》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多项值得思考的问题, 特此致谢。

语言学名词的汉语翻译基本上参考沈家煊所译的克里斯托尔(1997)。该词典没有收录的术语, 笔者自行翻译。

① Phase一词, 何晓炜(2000)、熊建国(2002)、戴曼纯(2002)等译为“语段”, 石定栩(2002, 2003)、熊仲儒(2002)等译为“层阶”, 邓思颖(2003)译为“阶段”。在语言学文献上, “语段”一词多数用来指 discourse segment 而“层阶”用来指 hierarchy level。为了避免混淆, 本文采用“阶段”一词。

② 至于 Chomsky 各篇文章对阶段的不同理解, 因篇幅关系, 我们在这里不一一详谈。有关最简方案的背景, 可参考邓思颖(2005)及其所引文献。

③ Argument在本文译作“论元”, 而非“主目”。

征”(edge feature)^④。边界特征的作用就是确保中心语的左边(即边界位置)有一个成分,作为诱发移位的动因^⑤。

音韵特点方面,作为阶段的短语相对比较独立,可以在音韵部门内独立运用。因此,作为阶段的短语一般可以进行移位,例如形成分裂句(cleft)、假分裂句(pseudo-cleft)、前置(fronting)、外置(extraposition)等现象的移位。

由动词做谓语的小句是由动词V再加上几个功能词所组成,包括轻动词 v 、时态词T和标句词C,如例(1)。根据阶段理论,小句一般由两个阶段组成:轻动词短语 vP 和标句词短语CP。只有C和拥有完整论元结构的轻动词才有资格作为阶段。拥有完整论元结构的轻动词可以标示为 v^* ,而用没有星号的 v 来代表那些不具备完整论元结构的轻动词,以资识别。所谓不完整的论元结构,包括非受格(unaccusative)和被动句的谓语。因此,除了CP和 v^*P 外,其他的短语(如TP、非受格/被动句的 vR 、VP等)则不能成为一个阶段。

$$(1) \left[\underset{\text{阶段}}{\left[\text{CP } C \left[\text{TP } T \left[\underset{\text{阶段}}{\left[v^*P v^* \left[VP V \dots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2 句法的推导过程

按照阶段理论,句法结构的推导分阶段进行,由低至高一步一步、一块一块形成。现在就让我们用汉语的例(2)来简单显示句子的推导过程。

(2) 张三知道李四喜欢语言学。

例(2)的嵌套句“李四喜欢语言学”应该由“喜欢、 v^* 、T、C、李四、语言学”组成;至于根句(root clause)的部分,应该由“知道、 v^* 、T、C、张三”组成。要形成例(2),首先从词库选择这一堆词,然后把这些词在词项阵列里分成例(3)的四个小类。例(3a)和(3c)有完整的论元结构,而例(3b)和(3d)包含了时态和语力。例(3b)的T、C用在嵌套句,而例(3d)的T、C则用在根句里。

- (3) a 语言学, 喜欢, v^* , 李四
b T, C
c 知道, v^* , 张三
d T, C

句法首先选择了例(3a),把那四个词组合成例(4),形成 v^*P ,作为第一个阶段。

(4) [v^*P 李四 [v^* [VP 喜欢 语言学]]]

下一步就是选择例(3b),把T和C加在例(4)之上。T吸引了“李四”的移位,形成了例

④ “边界特征”是Chomsky(2005, 2007, 2008)的术语,这种特征在过去也曾经称为“边缘特征”(periphery feature)(Chomsky 2000: fn 50)、“扩展投射原则特征”(EPP feature Chomsky 2001)或“出现特征”(occurrence OCC feature)(Chomsky 2004)。

⑤ Chomsky(2004, 2005, 2007, 2008)把以前所讲的“移位”改称为“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而原来的“合并”(merge)则改称为“外部合并”(external merge)。这个改动不单是术语的改变,还反映了移位语法中的新地位:内部合并和外部合并都是自由的,不存在经济不经济的问题,一反以往所谓“移位不经济说”(Chomsky 1995)。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沿用“移位”一词。

(5)^⑥。例(5)包含了两个阶段, 分别是 v^* P 和 CP。Chomsky(2001: 13-4)指出, 阶段的诠释和评估是等到下一个阶段完成后才进行的。第一个阶段 v^* I 的诠释和评估, 必须等到 CP 完成才进行。当 CP 完成后, v^* P(即虚线方形部分)就可以送到语义和音韵部门去, 离开了句法, 这个操作可以称为“传送”(transfer)^⑦。剩下的部分, 在句法内继续完成它的推导。

(5) [_{CP} C [_{TP} 李四 [T [_{v^* P} 李四 [_{v^* VP} 喜欢 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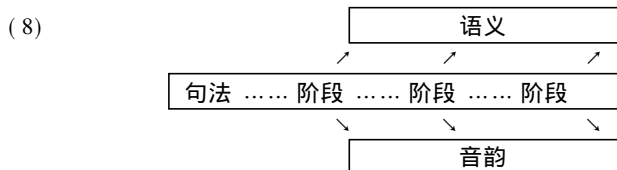
例(3c)中的“知道、 v^* 、张三”加上剩下来的句法结构, 得出例(6)。同理, 例(6)的 CP(即虚线方形部分)等到下一个阶段 v^* P 完成后, 就可以传送到语义和音韵部门去。

(6) [_{v^* P} 张三 [_{v^* VP} 知道 [_{CP} C [_{TP} 李四 [T]]]]]]

最后, 例(3d)加进来, T吸引了“张三”的移位, 形成了例(7)。例(7)的 v^* P等到 CP 完成后, 就传送到语义和音韵部门去。至于最后的一个阶段 CP, 最终也传送到语义和音韵部门^⑧。整个推导过程在句法内已经完成, 所产生的结构已经离开了句法, 分别到了语义和音韵部门去。

(7) [_{CP} C [_{TP} 张三 [T [_{v^* P} 张三 [_{v^* VP} 知道]]]]]]

所谓“句法结构的推导分阶段进行”, 就是由不同阶段所产生的部分分批在句法内形成, 并且分批离开句法, 传送到语义和音韵部门去。例(8)是阶段理论所勾画的蓝图, 句法跟语义和音韵两个部门可以有多次的接触, 以阶段为单位, 把句法做好的成分分批传送出去, 而传送是一个可以多次运用的操作。



3 阶段不透性条件

生成语法学一直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就是有关“定域”(locality)的问题。Chomsky(2000, 2001, 2004)提出了“阶段不透性条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简称 PIC)^⑨。只有位于边界位置的成分才受到下一个阶段的影响, 继续参与推导过程, 位于补足语的成分则不受任何影响^⑩。我们以例(9)的话题句为例, 句法首先从词库选择了一堆词, 在词项阵列里分

⑥ 为了简单起见, 例(4-5)并没有显示动词移位。

⑦ 以前把阶段传送到音韵部门称为“拼读”(spell-out Chomsky 1995, 2000)。“拼读”应该作为“传送”的一部分(Chomsky 2004, 2007, 2008)。

⑧ Chomsky(2004: fn 17)参考 Nissenbaum 的提议认为根句之上或许有一个像 Ross 所假设的“施事句”(performative), 作为引导根句, 让根句可以传送出去。除了这个可能性外, Chomsky 认为或许有一条特殊的规则, 用来处理根句的问题, 最终跟语义和音韵的互动有关。

⑨ PIC 曾翻译为“层阶诠释性条件”(石定栩 2002)、“语段不可渗透条件”(熊建国 2002)。

⑩ 补足语的部分可称为中心语的“域”(domain)。

成例 (10a) 和 (10b) 两个小类。例 (10a) 的几个词组成 v^*P , 如例 (11)^⑪。这是第一个阶段。

(9) 语言学, 李四很喜欢。

(10) a 语言学, 喜欢, 很, v^* , 李四

h T,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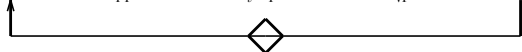
(11) [_{v^*P} 李四 [_{v^*} [_{VP} 很喜欢 语言学]]]

下一步就是把例 (10b) 的 T 和 C 加到例 (11)。T 吸引了“李四”的移位, 形成例 (12)。

(12) [_{CP} C [_{TP} 李四 [T [_{v^*P} 李四 [_{v^*} [_{VP} 很喜欢 语言学]]]]]]

假如 C 有一个吸引话题的边界特征, 把“语言学”拉到 C 的前边, 作为话题, 那么, “语言学”能不能直接从宾语位置移到 C 的前边, 如例 (13) 那样呢?

(13) [_{CP} 语言学 [C [_{TP} 李四 [T [_{v^*P} 李四 [_{v^*} [_{VP} 很喜欢 语言学]]]]]]]]



“语言学”在例 (13) 的直接移位是不可能的, 只有位于边界位置的成分, 例如 v^*P 的指定语, 才受到下一个阶段的影响。按照阶段不透性条件的考虑, 位于 v^* 的补足语之内的“语言学”, 不能受到 C 的直接影响。因此, 例 (13) 的移位是错误的。要正确推导例 (9) 的话题句, “语言学”必须在 T 和 C 加入之前进行移位, 移到 v^* 的边界位置, 如例 (14)。

(14) [_{v^*P} 语言学 [李四 [_{v^*} [_{VP} 很喜欢 语言学]]]]

当加入了 T 和 C 之后, 这两个词可以分别诱发“李四”和“语言学”的移位, 形成例 (15), 而没有违反阶段不透性条件。

(15) [_{CP} 语言学 [C [_{TP} 李四 [T [_{v^*P} 语言学 [李四 [_{v^*} [_{VP} 很喜欢 语言学]]]]]]]]]]



虽然例 (13) 和 (15) 所产生出来的结构好像差不多, 但两者最大的差别是阶段不透性条件要求“语言学”的移位不能如例 (13) 那样“一步登天”, 而是要像例 (15) 那样先移到第一个阶段的边界位置, 然后才到下一个阶段的边界位置。如果不这样做, 话题留在原来的地方, 就会跟随阶段传送到语义和音韵部门去, 离开了句法, 再也不回头。送出去的东西不能再找回来, 给往后的阶段所用。因此, 阶段不透性条件要求移位必须在每个阶段形成的时候都要迈向一小步, 形成短距离的移位。

4 论元移位和非论元移位

阶段具有表示一致关系的特征, 可以拥有指派格的能力。如果考虑这一点, 为什么 T 不算阶段呢? 从理论的内部来考虑, T 的一致关系特征并非固有的特征, 它的一致关系特征只能从 C 承继得来的。如果 T 不被 C 所选择, 就没有一致关系特征^⑫。因此, T 不能算作一

^⑪ 副词“很”应该有独立的句法位置。不过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把“很喜欢”合在一起处理。

^⑫ 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时态意义也是从 C 承继得来的, 不属于 T 的固有特征 (Chomsky 2008), 或者只有被 C 选择后 T 才获得某些时态意义 (Chomsk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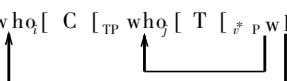
个阶段，C才是真正的阶段。

C拥有边界特征，而T只能从C承继一致关系特征(Chomsky 2008)^⑬。这两种特征分别诱发不同类型的移位，而且可以同时平行地进行。以英语的疑问句(16)为例，在加入C和T之前，疑问词who原来位于 v^* P之内，如例(17a)。当加入了C和T以后，它们所拥有的边界特征和一致关系特征同时诱发了who进行移位，而who分别平行地移到CP和TP，如例(17b)。

(16) Who saw John?

(17) a [v^* P who [v^* [VP see John]]]

b [_{CP} who_i [C [_{TP} who_j [T [v^* P who_k [v^* [VP see John]]]]]]]]]



由T的一致关系特征所诱发的移位形成了所谓“论元链”(A-chain)：即who_i和who_k两者之间的关系^⑭。由C的边界特征所诱发的移位形成了一个算子，即who_j。论元链在句法上属于论元，在例(17b)的结构里，受到算子who_j的约束，形成“算子-变项”(operator-variable)的关系。按照复制理论(Chomsky 1995)的考虑，只保留算子部分(即who_j)，作为变项的论元链(即who_i和who_k)没有语音(音韵上的省略)，推导出例(17a)。由边界特征所形成的移位，即移到阶段的边界位置，属于非论元位置(A'-position)；至于其他的位置则属于论元位置(A-position)。

把论元移位和非论元移位分开来处理，而且允许这两类移位同时平行地进行，可以回避移位的堵塞(blocking)问题。我们在前文讨论过例(15)的推导过程，C和T分别诱发“语言学”和“李四”的移位。前者的诱因是边界特征，形成了非论元位置；而后的诱因是一致关系特征，形成了论元位置。这两种移位可以平行地进行，谁也不会堵塞谁。

主语形成的移位岛(island)现象，进一步显示了论元和非论元移位的区别。例(18)的介词短语PP可以从宾语移到句首，但例(19)的介词短语却不能从主语移到句首。

(18) Of which car did they find the driver?

(19) *Of which car did the driver cause a scandal?

Chomsky(2008)认为，例(18)的介词短语首先从宾语移到 v^* P的边界，然后再移到CP的边界，如例(20)。

(20) [_{CP} PP [C [_{TP} they [T [v^* P PP [v^* [VP V the driver of which c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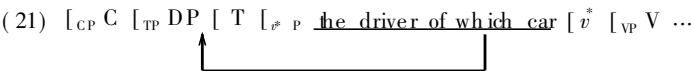


例(19)的the driver of which car原本在 v^* P之内，受到T的一致关系特征所诱发，进行了论元移位，到了T的指定语(即例(21)的DP)。然而，of which car并非直接位于 v^* P的边界位置，而是藏于主语之内，跟例(20)的情况不同。碍于阶段不透性条件的限制，C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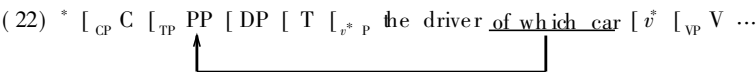
^⑬ T所承继的特征在Chomsky(2007)又称为“不可解释的屈折特征”(uninterpretable inflectional feature)。

^⑭ Who_i和who_k两者没有任何的联系。这里形成了两条论元链：(who_i, who_k)和(who_j)。有关链的地位和重要性，本文不详细赘述，可参考Chomsky(1995)。

边界特征没有办法把这个介词短语诱发到句首, 解释了例 (19) 为什么不合语法^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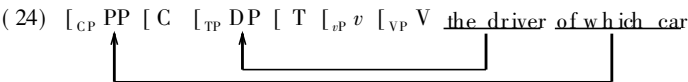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 我们也可以利用例 (19) 作为证据来证明 T 不是阶段。如果 T 也算一个阶段, 拥有边界特征, 那么, 介词短语 of which car 也应该可以同时进行非论元移位, 移到 TP 的边界位置, 如例 (22) 那样, 并最终移到 CP 的边界位置。因此, 例 (19) 的不合语法间接否定了 T 有资格作为阶段的可能性。



然而, 被动句却没有呈现主语岛的现象 (Chomsky 2008: 147), 如例 (23) 的 of which car 可以从主语移到句首。

(23) Of which car was the driver awarded a prize?

被动句有一个不具备完整论元结构的轻动词 v , 例 (23) 的结构可以描绘成例 (24) (Chomsky 2008)。被动句的主语 the driver of which car 原来在宾语的位置, T 的一致关系特征把整个主语移到指定语 (即例 24 的 DP)。与此同时, C 的边界特征可以把原来位于宾语的介词短语直接移到句首。由于例 (24) 的 T 和 v 都不是阶段, C 的边界特征可以直接诱发介词短语的移位而没有违反阶段不透性条件。



经过移位后, 形成例 (25)。第一个 of which car 是算子, 位于 the driver of which car 内的 of which car 是变项。按照复制理论, 变项重复的部分被省略, 推导出例 (23)。

(25) [of which] car was [the driver of which car] awarded a prize

Chomsky (2008) 还提到附接语岛 (adjunct island) 跟阶段理论的关系^⑯。附接语有可能在传送的时候才加入 (Chomsky 2004), 即本文例 (8) 中由箭头所代表的部分, 而不是在句法之内。严格来讲, 附接语的形成在句法以外的地方, 形成了所谓“迟插入” (late-insertion) 的现象 (Lebeaux 1988)。如, 例 (26) 的 who 从附接语移出来, 呈现了附接语岛现象 (Huang 1982: 487)。作为附接语的 before I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who 应该在某一个阶段完成后, 在传送的途中才插入。既然附接语插入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句法, 附接语内的 who 从来没有在句法内出现过, 也不可能受到句法操作的任何影响, 要形成例 (26) 的疑问词移位是不可能的。

(26) * Who did John come back [before I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t]?

^⑮ 在例 (21) 里, 位于主语 (指定语) 内的介词短语不能移到 v^* P 的边界位置, 是由于那个介词短语不在 v^* 的“寻找域” (search domain) 之内。补足语是中心语的寻找域, 但指定语却不在中心语的寻找域之内。

^⑯ 附接语岛涉及 Huang (1982) 所提出的“提取域的条件” (condition on extraction domain 或简称 CED)。

附接语的迟插入现象还可以解释例 (27) 的代词指称问题: 例 (27) 的 *he* 可以指称 John, 但不能指称 Bill。事实上, *of Bill* 是 *picture* 的补足语, 这个名词短语原本在句法里跟 *buy* 合并, 作为 *buy* 的宾语, *he* 指称 Bill 违反了约束条件 C。然而, 作为附接语的关系小句 *that John liked* 在传送的时候才插入, 直接跟移位后的 *which picture of Bill* 合并, John 从来没有出现过宾语的位置, 跟 Bill 的情况不一样, *he* 指称 John 就没有违反任何的约束条件 (Chomsky 2004: 117)。

(27) Which picture of Bill_i that John_j liked did he_{i/j} buy?

5 超越解释: 语言的循环性

阶段不透性条件确保了移位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 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新鲜: “接续循环移位” (successive cyclic movement) 的现象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循环性” (cyclicity) 也是生成语法学研究的一个共识。诚如 Boeckx 和 Grohmann (2007) 指出, 阶段不透性条件跟以往生成语法学提出过的很多概念都很相似, 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最简方案尝试把这些循环性的现象联系到语言的“经济原则”, 核心思想就是一个“简”字。

虽然经济原则为句法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怎样正确理解语言的经济原则却不是简单的问题。到底经济原则是不是语言独有的? 是不是普遍语法的一部分? 还是属于某些更具普遍性的大原则? 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发现语言的现象, 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现象, 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甚至最好“超越充分解释”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Chomsky 2004)。“强最简假定” (strong minimalist thesis) 可以作为衡量的标准^⑦, 符合这个假定的分析, 才算得上“超越充分解释”。即能够解释语言现象的原则只有两类: 一类是接口条件, 一类是语言机制以外的普遍属性。除此之外, 不存在什么语言独有的原则。

阶段理论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 组词成句以阶段进行。形成阶段的动机是为了减轻运算的负担, 促进有效率的运算 (Chomsky 2005)。阶段式的推导不应该是语言独有的, 而是跟宏观的运算大原则有关。语言跟其他运算系统一样, 受制于相似的原则, 共同呈现生物系统的一些普遍属性。因此, 由阶段式的推导而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 包括语言的经济原则、循环性、定域条件等问题, 都应该跟运算效率有关, 不属于普遍语法, 不能当作语言的专利品。普遍语法就应该比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样简单得多、贫乏得多。既然如此, 普遍语法到底还剩下什么呢^⑧? 假如普遍语法的内容是极贫乏的话, 我们又怎样用来解释语言现象呢? 这些问题就是 Chomsky (2007) 所说的“从最基本、最简单的角度探索普遍语法的特点”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的核心问题。

句法推导的阶段性让我们重新审视语言循环性的真正地位, 认真思考语言跟其他运算系统相似的特点, 把一些本应属于生物系统的属性从普遍语法抽出来, 研究重点转移到语言与生物系统普遍属性的关系, 而并非纯粹纠缠于术语的转换或技术细节的修补, 这个新的研究

^⑦ Chomsky (2000–2001) 已经提出了这个界定, 不过当时称为“最强的最简假定” (the strongest minimalist thesis)。

^⑧ 普遍语法似乎只剩下合并以及让合并可以重复操作的边界特征 (Chomsky 2007), 而合并所呈现的递归 (recursion) 也可能是人类独有的 (Hauser et al 2002)。

方向才是阶段理论的真正贡献。只有把不属于语言的成分区别开来,才有资格达到“超越充分解释”的境界,并且为研究语言起源、语言进化创造有利的条件(Chomsky 2005)。

如果说1990年代最简方案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把句法“削权”,界定句法和语言系统内其他部门的分工,重新为句法定位^⑩,那么,目前最简方案的研究方向,应该是转向研究如何把普遍语法“削权”,界定语言和生物系统内其他运算系统的分工,重新为普遍语法定位。阶段理论的提出,可谓作为对普遍语法“削权”的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 Boeckx, C. and K. K. Grohmann. 2007. Putting phases in perspective. *Syntax* 10.2: 204–22.
- Cheng Lisa L.-S (郑礼珊).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Ph.D. diss., MIT.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 Martin, D. Michaels and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 89–155.
- .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 1–52.
- . 2004.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In 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4–31.
- . 2005.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Linguistic Inquiry* 36.1–22.
- . 2007.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In U. Sauerland and H.-M. Gärtner eds.,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Chomsky's Minimalism and the View from Syntax-Semantic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1–29.
- . 2008. On phases. In R. Freidin, C. P. Otero and M. L.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 133–66.
- Hauser M. D., N. Chomsky and W. Tecumseh Fitch. 2002.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Science* 298: 1569–79.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 MIT.
- Lebeaux, D. 1988.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form of the grammar.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Legate, J. A. 2003. Some interface properties of the phase. *Linguistic Inquiry* 34: 506–14.
- 戴曼纯, 2002. 广义左向合并理论——来自附加语的证据。《现代外语》第2期, 120–41页。
- 邓思颖,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2005. 最简方案与汉语语法研究, 见刘丹青主编, 《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06–22页。
- 何晓炜, 2000. 最简方案新框架内的句法推导——Chomsky(1999)《语段推导》评述。《现代外语》第3期, 317–22页。
- 克里斯托尔, 戴维(David Crystal)著, 沈家煊译, 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原著: 1997.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Oxford: Blackwell.

^⑩ 读者可参考邓思颖(2005)对这方面工作的介绍。

石定栩, 2002 《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新理论》。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2003, Chomsky 句法理论的最新动向。《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33–40 页。

熊建国, 2002, Chomsky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现代外语》第 3 期, 323–30 页。

熊仲儒, 2002 存现句与格理论的发展。《现代外语》第 1 期, 35–47 页。

作者简介

邓思颖, 男, 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 句法学、汉语方言语法等。代表作: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和“作格化和汉语被动句”。电子邮件: sw.tang@polyu.edu.hk

TANG Sze-Wing male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syntax and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A Parametric The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and “Ergativization and Chinese passives”. E-mail sw.tang@polyu.edu.hk

作者通讯地址: 香港 九龙 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新书讯

Pondering on Problems of Argumentation《论辩沉思集》编者 Frans H. van Eemeren 和 Bart Garssen, 2009 年由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 国际书号 ISBN: 978-4020-9164-3。在西学里, 论辩是希腊古典修辞学的核心内容。1950 年代在比利时兴起的新修辞学, 再次把论辩研究作为新修辞学的主干课题。其后随着语用学进入当代语言学主流这个大势, 本书从语用学的角度审视先前的论辩研究, 心得颇多。

Intonational Phonology《语调音系学》第 2 版, 作者 D. Robert Ladd,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国际书号 ISBN: 978-0-521-67836-0。传统上, 语调不是音系学研究的内容。该书的书名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 语调也可以用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堪称开土破疆之举。

(滴石)

Abstracts of Articles

WU Fuxiang A new perspective on grammaticalization: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can be induced or motivated by language-internal factors as well as language contact. The latter case is termed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in Heine and Kuteva (2003, 2005, 2006). Based on Heine and Kuteva, this paper reviews some critical issues arising from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grammatical replica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ontact linguistics

TANG Sze-Wing Phasehood in syntactic derivation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the phase theory. Phases are full clauses and verb phrases with full argument structure, which can trigger movement and are relatively phonetically independent. Syntactic derivations are by phase. The phase theory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cyclicity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principles of efficient computation, approaching Universal Grammar from below.

Keywords phase,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cyclicity, minimalist program, Universal Grammar

HE Xiaowei Some reflections on generative studies of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DOC) is an issue hotly debated in the generative circle. This paper surveys its major literature. Three major approaches have emerged: (1) The 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 which prescribes that the DOC and the dative construction are transformationally related (Larson 1988 and Aoun & Li 1989); (2) the semantic approach which holds that the basic meaning expressed by DOC is possession (Pesetsky 1995, Harley 2003 and Beck & Johnson 2004); and (3) the applicative approach which argues that APPL construction and DOC have the same underlying structure (Pylkkänen 2002, Anagnostopoulou 2003, Miyagawa and Tsujikawa 2004, and Soh 2005). It is argued that DOC and the dative construction are not derivationally related, and that possession meaning may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OC.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or further study of DOC in the minimalist framework proposed by Chomsky, the order of merge in DOC,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Keywords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generative grammar, syntax

NI Chuanbin and LIU Zhi First language attri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ver the last seventy years or so, research on language attrition (LA) has evolved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fluencing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tate-of-the-art review of LA research overseas. Its focus is placed on the six factors affecting first LA, that is, age and language attrition, the temporality and language attrition, literacy, the exposure to the first language, level of education,